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二十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

弟（圖）安民大憲曰定

敬王十一年

周

獻公五年定九年獻

鄭

公卒子声公勝立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  
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

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

氏並彊分晉之勢成矣

衛

靈公二十六年

蔡

昭侯十年

曹

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隱公  
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  
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乙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  
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





襄公

襄公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立定十三年比執惠公夷立又名寅

郊公

郊公

莊公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男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  
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邾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  
尹子常奔鄭惠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哀公

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  
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闔廬

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  
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雋李闔廬傷而卒

子夫

子夫

差立

差立

允常

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  
卒勾踐立吳闔廬允常死吳師伐越越

勾踐

勾踐襲敗吳于  
雋李射殺闔廬

元年

元年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  
夫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

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



天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  
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  
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  
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  
薛耶吾沒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  
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  
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  
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  
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  
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凡此類皆莫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  
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  
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  
蓋遲速進退為意公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  
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  
即於是日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  
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墻  
走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  
定乎兩楹之間定之即位不可  
定大事也宗嗣先定則变故不



而主其祭宜禮盡失幾會或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求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思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家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音賈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自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損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蔡季氏之賢其主矣故特書新亦以譏之也

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葬子隱公之位夏四月秋葬狄莊



及邾子隱盟于拔

矣已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

靈陳子環鄭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邾公邾

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景

夏于召陵侵楚

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

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

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

楚蚩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

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

也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

陵諸夏為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

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

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

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徧矣

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

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泗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

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

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

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

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

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之及哉宋以曹伯湯歸蔡以沈  
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  
賅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  
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  
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  
卒諸侯無會同於是特相盟者矣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  
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  
會諸侯未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  
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  
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  
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于谷城秋  
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錫也  
不卒有闕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  
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  
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  
蓋知此者也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者也  
晉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  
圍帥師伐鮮虞士鞅即范鞅孔圍乃羈孫葬劉  
文公即劉卷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于柏舉楚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  
曰戰於是晉鮮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  
者而愬之吳吳子以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即子常



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  
後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  
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  
戰于柏舉六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  
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  
如彼其難吳曰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  
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天合諸  
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  
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  
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戶子胥辛誥皆懷謀  
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  
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柔與  
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尾貪以

庚辰吳入郢楚郢都也

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賤  
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率其號何也君舍  
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  
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  
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率號非  
有心於與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  
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公兄係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  
益深如少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  
之矣聖人心無毀善如鏡之無妍媸也因事  
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平亥朔日有食之夏歸樂丁祭  
也傳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

吳七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  
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瑯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  
而亟林之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林人矣晉楚  
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亦子矣  
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幸也則吳  
亦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  
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  
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  
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  
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  
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

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  
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  
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  
虞

訂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速大叔子帥師威  
許以許男斯歸斯弗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

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元君將者八十  
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  
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州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志如晉

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



猶六子范通方惡其平曰昔晉  
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飲子果忍  
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敢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  
何以非伯討也主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  
執之矣執異因行人出於列卿私意或福之  
納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公且一朝  
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李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  
鹹備地○此特相盟以特相盟自首相以來未  
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无主盟矣是故書石門  
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齊人執衛靈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

衛侯明于沙晉地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孫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景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靖公卒于伯  
陽立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侯師于  
瓦齊地○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  
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邳不書諱之也四卿並  
將而以會鄭自師迎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  
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按左氏晉士鞅前黃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  
何也春以大法維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  
會不言趙荀而言高日師左之會



書上於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  
匡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  
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  
公越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遂何晉始伐而國也於襄之二十二年齊始叛  
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  
盟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  
叛晉矣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從  
祀先公先公閔公信公也陽虎欲去三桓而為  
此也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

說也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孟既乾  
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  
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  
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  
其主雖未得從昭穆而附祭宜矣及意如  
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用託  
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  
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  
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而  
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室玉大弓之上見  
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室玉大弓  
盜竊室玉大弓魯

孟謂陽虎也書曰盜竊室玉大弓魯  
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



之作春秋治至於浩臣斯極矣

夏四月八中鄭伯萬卒獻公卒

子公勝立得寶王大弓

穀梁子曰寶王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因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廟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二十 十一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會書次自歐羅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无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无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无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五氏晉地秦白卒哀公卒子惠公立公葬秦哀公



定公春秋傳卷之二十八

御 谿 林 堯叟 唐翁 標註

定公下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立知

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丙若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

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

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商夷之俘以兵

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

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

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

我入夷狄之俗使寡君獲罪於魯侯如之何

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

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鄭

龜陰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

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鄭謹龜陰田三邑

皆汶陽川也。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鄭謹

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清西言取謹關言

取鄭謹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

子相夾谷之會也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關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

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

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



相見卻商停拒兵車之命而罷  
子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相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  
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  
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曾人物於一身  
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  
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  
無所忘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  
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圍郕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僅  
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

卷二十八

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  
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  
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  
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  
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一三子知傾公室以  
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  
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  
侯鄭游速會于安南安南地叔孫州仇如齊宋

仲佗石彊出奔陳

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相繼地



趙懼將走公泣之毋弟辰曰子  
 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  
 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  
 吾兄也吾以  
 國人出君誰與勵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雙離故而  
 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  
 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  
 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  
 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也音樞夏四月秋宋  
 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  
 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

左九八

二二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  
 去國猶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  
 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  
 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  
 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善自陳自  
 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書曰平不書以開天下之大也

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台書書及鄭平以志諸

侯之崇也 侯之崇也 侯之崇也 侯之崇也

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諸曾孫 音族 叔還如鄭泣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比立夏葬薛 襄  
 公反孫州仇師師墮邾邾叔孫氏之邑也叔孫

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類也

音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其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山為季氏宰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輅帥費人襲費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邠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周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孟氏邑公至自圍成

墮成公欽顛父謂孟孫曰墮成齊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不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邠費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如字

又韓簡魏襄子與荀息范吉射相  
更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  
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  
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子敗奔朝  
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  
行內外辭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辟請召陵而  
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  
于鄭會于夾谷救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  
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  
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夫下莫  
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  
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  
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藏

卷三十八

六

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楨  
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免鞅昭也  
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  
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  
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林曰** 乘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  
台言歸則晉无人之詩也 **魏分晉之本**  
**出** 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職不足錄矣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行弗詞也韓魏為  
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  
者故其歸為易矣二子之叛其罪  
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



歸于罪非與之也以罪晉侯以  
 政刑司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  
 匡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  
 亂臣又方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  
 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  
 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  
 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督人臣  
 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  
 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  
 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此弒惠公夷立又名黃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  
 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

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於道者  
 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  
 回以是尚秩此善護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怒曰戌將為亂  
 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  
 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  
 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  
 也使成績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  
 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帥師滅頓以  
 頓子牂歸頓欲事晉而納陳好於晉音藏夏衛  
 下亦公成黨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十四年 吳子餘祭敗吳于檇李







以上十年矣於是第比蒲則以李  
仇之贖費也故曰此史於大夫

公于比蒲城宮父及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鷓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音兮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  
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  
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  
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  
命不可變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  
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

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  
各

夏五月辛亥郊壬田公薨于高寢鄭軍達帥師  
伐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蔭宋地邾子來奔  
喪音曰諸侯來奔喪於是始

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于  
已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  
辛巳葬定公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亦有喪  
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  
出先重而後輕  
又成漆漆邾其邑



定公春秋傳卷之二十九

公名將定公之子蓋夫人定

姒所生魯法蔡仁矩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  
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  
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  
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

孰正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  
子余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

弒子簡公任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  
其弟鸞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曰是  
為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襄成魯哀公十三年  
會吳黃池孔子卒十六年孔子卒

**衛**

靈公四十一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  
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  
父子爭國哀十五年公崩聵入是為莊公  
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殺立公孫般師十  
年孔子卒立公子起執般師以  
奔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  
侯立成侯十二年

曹

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  
隱公虞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閔公八年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繼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隱公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將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華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元公十年魯哀公十二年元公卒

小邾

楚

昭王二十三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于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于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  
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  
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打

魯哀公八年入越棲越會稽越  
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  
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

圍吳哀二十年越滅吳

**越**

勾踐二年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  
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

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二年始來聘魯

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命**

**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

賀**賀**

**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昭陳侯閔隨侯許  
男元圍蔡昭**昭**鄭滅許矣其再見屬復正也

卷九

十一

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越復者也其故義王嘗  
書出已而書王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  
已而書許男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  
義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  
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  
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從陳器撻平王之墓  
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  
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  
之事可悉也聖人不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  
義難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  
辱逮父母若何羞忍耻而不能一  
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



楚之詐詞也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鼠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敬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也豈宰攝國政以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喪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 伐河內不書書次重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 齊晉戰于緜中不書也諸侯之无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以此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無无二工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无伯焉亦齊鄭宋魯衛也

中孫何忌帥師代狄 鄭隱公 自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南攻濟西 自是二公之專



孫州仇仲孫何志及邾子盟于  
自是內外皆不書不足書也

曷為列書二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  
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巳不與  
焉遠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  
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尊焉不知以禮  
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  
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  
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二人伐  
則曷為二人盟盟諸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  
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  
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邾子  
孟孫氏救邾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

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聵于戚自曰于戚內弗受也輒非父也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下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非  
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此事則輒乃世不可掩矣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  
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  
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  
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  
以前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  
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  
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  
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



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  
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  
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  
敬其父而忘其德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  
且貴也而奪其位削賸之於天理逆矣何疑  
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  
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崩賸于  
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  
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  
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海吳人

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  
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侯疆于江汝  
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  
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  
庚五迁利害甚明衆猶胥然不適有居至於  
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  
楚二大國之間昔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  
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  
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  
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  
凡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  
吳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  
者哉



夏衛難石曼姑師師圍戚  
齊借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  
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  
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云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蒯瞶前稱世子者所  
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  
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  
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  
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  
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

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  
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  
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  
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  
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  
求仁又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命為重而  
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  
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  
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焉得為  
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  
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



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  
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  
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  
相僖親及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相立  
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  
故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  
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  
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  
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  
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  
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

曹曹苦孫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

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蔡伯卒惠公卒  
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成  
侯立書曰盜賊且賤者也以為貴近无人

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是在宮者无人也稱盜  
以殺是在宮者无人也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  
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  
何也蔡侯背楚誼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因  
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  
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  
弑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  
而不夫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



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  
者以彌罪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  
亦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  
春秋又借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  
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殺矣  
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

乎殺矣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  
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亂君黨也音生又性晉人  
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音執戎蠻子不歸天  
子而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子亦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

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界楚師其曰晉  
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  
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  
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  
也晉主夏盟為日父矣不歸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諸  
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  
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  
也免氏故秋九月癸酉齊侯葬曰卒景公卒安

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公六伐陳夏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

此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  
茶聖人之垂誠深矣叔還會吳于相秋十  
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惠王立齊陽生悼公  
入于齊齊侯齊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  
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茶則乞為陽生弒也齊陳乞弒其君茶茶弒  
悼公陽生立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  
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  
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  
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  
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  
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

卷之九

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  
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  
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係之  
齊者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茶者陽生與朱  
毛也曷為善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  
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  
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  
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茶  
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  
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迎  
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  
成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



惡而不知者也

師師伐邾宋向渠帥師代曹

春秋宋景公十五年春師侵衛襄公潛夫差于鄆秋公伐邾隱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隱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姚以成章而不之其實也持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以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

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陽冬鄭駟聲弘帥師救曹陽曹自魚救晉凡晉楚之戰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并見以中國无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公春秋傳卷之三十

梅 黜 林 賈 唐翁標註

魯哀公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魯曰曹

曹檀於國風之後魯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

下之无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无

伯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出弋鄰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大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

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鄰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故盟城下則口有以因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路晉人不可因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微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長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

遂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



其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

多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  
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卒子閔公維立齊  
人歸讎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齊以益來則齊人取  
讎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  
國君造惡不後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  
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闡又辭師  
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  
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  
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  
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迂

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  
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  
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景  
皇瑗帥師取鄭  
聲師于雍丘宋地夏楚人  
惠伐陳閔秋宋公伐  
鄭聲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夫差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  
弒子簡公壬立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  
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  
伯鬲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  
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  
齊侯為是取讎及闡如吳請師討  
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



辨謹及聞又辭師于吳是變之  
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  
夫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  
子不能辨順上及其若此天下大變常理之  
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  
矣春秋弑君大惡不特貶絕而自見也君而  
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反其身乎若夫悼公  
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滅  
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  
也而有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聲晉定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  
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  
夷夷卒惠公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  
伐陳閔吳救陳閔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諸

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  
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  
夏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  
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  
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  
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魏舉而不進  
之也其以魏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  
中國之衰也陳若有虞之後實為楚滅而僅  
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  
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  
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吳將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



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齊國夏帥師伐我

言後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陟  
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  
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  
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  
直自找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  
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闡請師于  
吳曲在我也反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闡又  
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  
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首致師之由  
而躬自厚也重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頰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秋曰齊魯會於艾陵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

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田賦以丘賦一乘為未足

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若家一人也家一人  
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文之  
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  
用田賦不書初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若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  
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  
大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



而量其有無里疆也謂商賈  
出軍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  
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  
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  
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  
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氏而削其本何  
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  
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  
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識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曰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  
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

卷三十一 五

主名治除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  
服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其庶姓別於上滅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  
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  
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凝男女  
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  
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  
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  
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乎子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



秦皇秋公會衛侯宋景瑛于  
宋向集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

黃池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景師于岳夏  
許男成卒元公會公會昔侯定及吳子夫差于  
黃池黃池之會也

黃池薄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  
中國而外諸夷共入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  
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潛王矣其稱子正名  
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  
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  
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  
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

後以族厲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  
法如此者則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  
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  
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尚以為助  
劉文靖之策失矣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  
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  
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  
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  
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  
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惠申帥師伐陳闕於越入吳

夫自柏舉以來懸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  
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  
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亦以力勝之矣兵嘗破越遂有戰楚之  
 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  
 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  
 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  
 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  
 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  
 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  
 敗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發乎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華許元公  
 九月螽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  
 夏區夫上音區音詭十有一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  
 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  
 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  
 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忘壹之動氣也  
 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  
 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  
 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罔南閩雖之  
 化玉首之風而麟之阻閩睚之應也召南  
 鷓鴣之德并公之教而鷓鴣雉之應也  
 世襄道微暴行交作片截其君者有之子  
 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  
 志夫入交相感勝之際深矣測  
 筆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得靈



夫愈啓金滕之策天乃反風出罪  
之言災感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  
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  
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  
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  
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  
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傳  
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  
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周道巡厲傷之會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  
公三綱淪九法數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終

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  
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旨考諸三王而  
繆建議諸天地而不特贊諸鬼神而無益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感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  
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  
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識有樂乎此也出仲  
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  
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  
有餘歲矣其言未六其出於心者猶在蓋  
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宋]林堯叟標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65-7

I. 增... II. 林... III. ①春秋—研究②中國—古代  
史—春秋時代—編年體 IV.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18577號

ISBN 7-5013-3265-7



9 787501 332656 >

書名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全二十冊)  
著者 [宋]林堯叟 標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五八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100

書號 ISBN 7-5013-3265-7/K·1307

定價 五〇六〇圓



ISBN 7-5013-3265-7/K·1307  
定價 五〇六〇圓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